

贾平凹的《浮躁》（节选）

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仙游川里一切如故。小水和福运对韩文举说：“没事的，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他敢声张吗？”韩文举还是忧心忡忡。

第八天，福运和大空撑排到了白石寨，寨城南门外的渡口上黑压压泊了许多船只。这些船是从荆紫关运了火纸到货栈的，船工们差不多去了寨城游逛，七老汉则一边提了水用刷子洗船板，一边和旁边一条船上的人说笑：“东胜呀，你不是干那事的人，你就不要逞那个能！你又不是没见过女人，结婚了七年，两个娃娃都有了，明日就回家去，你还抗不到时候吗？你女人要你出一次船，回去给娃娃扯几身布料，你瞧你，十块钱没了，连个毛儿还没见！”

叫东胜的是两岔镇上的，面黄肌瘦，只气得一嘴白沫，说：“我几时了非揍那房主不可！他娘的为了多挣钱，就这样欺负人！”

七老汉说：“要是雷大空，房主他敢这样？你又瘦又小，人家一看就不是个老手，欺负了你，你又打得过人家？”

大空问：“谁欺负东胜了？”

七老汉就笑作一团，说是东胜看见别人领了女人到寨城西门口外一家去玩，他也勾搭了一个，掏了五元。到了那家，房主要房价又是五元，东胜才和那女人进去五分钟，裤子刚刚脱下，房主在门外喊：快跑！公安局的来啦！吓得东胜和那女人从后窗跳出逃了。过后一打听，压根没公安局人来，是那房主使鬼，故意捉弄，这样可以加快挣钱次数。东胜气得去找房主，房主说：那你领那女人重来嘛！女人早跑了，东胜到哪儿去找？回来在船上心疼他的十元钱哩！大空听了，心里又好笑又可气，骂一阵东胜不会花钱不会摆治女人，“活什么人呢？！”就让领他去向房主讨钱。

七老汉拦住了，说：“事情没成，也没可气的，那过路女人有什么味道。你看人家石疙瘩，交就交个相好的，来了就到家里去，铺毡的盖棉的，不花钱还管吃管喝，那小子才是有本事！”

东胜说：“他还不是用钱养了那寡妇！”

七老汉说：“可寡妇待人家真哩！我几次船到这里，寡妇还在问：‘疙瘩怎地没来，疙瘩找了老婆了吗？’”

福运问：“哪个疙瘩，是镇上的吗？”

七老汉说：“茶铺湾的，他只撑柴排，就是右脸上有一块青记的。”

便直起腰，冲着岸上那一个石柱上的小屋子里喊：“石疙瘩！乌面兽！你还没个够数吗？现在河运可有了管委会，来收税了，还不快点下来！”

果真小屋子的窗口里探出一个人头来，面目粗糙，右脸上好大一块青皮。回应道：“七叔，我就下来的，一杯好茶才泡上，我

田中正这样的地方势力还在乡村横行霸道。

喝了就来！”一会儿下来，眼皮胀胀的。

七老汉说：“乌面兽，你真会享福，怕睡过晌了，还让我喊叫你！你别以为那上面软绵绵的，那可是比撑船过滩劳人哩，只是你不觉得。”

乌面兽说：“去了就走不了，她哭哭啼啼的，你让我怎么办？”

另外船上的东胜不能不十分忌妒了，说：“石疙瘩你那么个嘴脸，倒能有个寡妇为你哭啼，你好艳福！”

石疙瘩也得意了，说：“她真的待我好，一心让我娶了她，我正作难！你们喝过茶吗，那儿有云南沱茶，熬了好提神，我让她扔一块下来！”便荡了排到那小屋近处，一声呼哨，窗口真的趴一个女人，三十出头，脸面十分洁净。大空也惊叹这么个俊俏寡妇倒能一心在乌面兽身上。那寡妇和石疙瘩说话，扔下一块纸裹的沱茶，末了说：“疙瘩，把衣服穿好，别着了凉，你不知道风要渗进你骨头里吗？”

沱茶在一只壶里熬着，好多船上的人都集了来。这些人全是从寨城采买毕的，一趟船挣了钱，差不多又都花销了。他们议论得最多的，是寨城里货物的价格。“×他娘的，什么都涨了价，就是老子的个子不长！地位不长！咱们河运队要说赚钱也真赚钱，拿到咱手的又是几成呢？田一申经管货栈，怎么又多了几个采购员，还那么几个女的？蔡大安做信贷，又做队长，一个国家干部得双料钱，亏他一天趾高气扬的，又喂了一条狼狗！我几时吆那条狗来勒死了，咱们吃狗肉！”

七老汉说：“有个河运队还是比没个河运队好，咱撑船的就只管撑船。要我着气的是咱出了力，好名儿全让田中正他们领导占去！听寨城人讲，论县上强硬的乡政府，还数田中正，说他是组织农民致富的典型，怕要往上提一提了！×他娘的，提谁降谁与咱无事，只是巩家往后越发势败了。”

一个说：“田家的官都是七品以下的，巩家的势力在州城里，听说白石寨的工作在州里却排不到前边去。”

东胜说：“你管球人家哩！福运，你近日见着金狗了吗，他能让上边领导注意到扶助贫困户的事，可他知道不知道倒让田中正成了扶贫致富的英雄？”

福运说：“你知道不知道，县上为什么没有开成现场会？你瞧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田中正也不会太张狂了！”他想起整治田中正的事，突然充满了一种豪气，忍不住要说出那一晚的经过。

大空用脚把福运的腿踢了一下，福运也就改了口说：“金狗本来是可以当河运队队长的，可你们都不争着要求，他现在走了，做了记者，是不能具体管到河运队的。田中正让我和大空也到河运队，若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不去，要去，依我说得让大空当个队长！大空，你将来成事了，就提拔咱这杂姓吧！”

大空笑而不答。

七老汉说：“大空你这样子，好像真的将来要做官？你也球不顶的，你没根没基，说话只是直来，比金狗还欠几成火色，你不是做官的材料！”

河运队的经济内情。

田中正奸诈利用河运队作为自己的政绩。

报了仇恨之后的心情。

大空说：“我要是真做官了呢？”

七老汉说：“像你这人，唱个花脸还可以，做主角吗，这些跟你一块撑船的，不但沾不了福，反要招祸的，你信不信？官位怪得很，什么好人上去做了就变！”

大空哈哈大笑，道：“好呀七伯，那我真的做了，第一个就杀你！”就突然连打了几个喷嚏，想，咱在这里混说什么，人家逛了寨城，该采买的东西都采买了。便对福运说：“咱陪不起七伯闲工夫了，咱进寨城去吧！”

两人从船上跳上岸，雷大空在商店买了一斤盐，一斤醋，五斤挂面，准备了排上的吃喝，路过南正街戏院，正出售秦腔《赵氏孤儿》票，福运要看，大空说：“你要看你去看，我不稀罕戏文哩！我在排上等你，戏一完就回来，咱明日天不亮就开排呀！”自个提了吃喝摇头晃脑而去了。

福运看完秦腔，回到排上，却不见了雷大空。问旁边船上的人，七老汉一伙早已去了货栈歇身，留下守船货的人说，刚才来了几个公安局的人，突然包围了渡口。大空正喝酒，当时看见带领公安局人的有田一申和蔡大安，还举了酒杯喊道：“又抓什么坏人了？来喝一盅吧！”田一申和蔡大安就上了船，一盅喝罢，忽地按住了他，公安局的人就拿铐子铐了他的手。大空使劲挣扎，质问：“你们为什么铐我？”那公安局的就说：“你破坏改革，殴打伤害坚持改革的领导干部！”大空又喊叫：“我那是自卫，他田中正到……”话未说完，田一申就一拳将他打晕，拖上岸拉走了。

福运一言未发，倒坐在船头上。

这天夜里，福运在公安局的门口跑来跑去，但大门紧关，在对面街檐下蹲着，一眼一眼看那扇铁大门，铁门在门楼高处的两颗灯泡下闪动黑光。他满面泪水，无力进去营救大空，白石寨城无一个他认识的有办法的人，只是千声万声恨骂田中正，恨骂田一申和蔡大安。末了，突然记起一个人来，急忙向北街一座小楼处跑，那是一个小院，大门叫不开，立在街道朝楼上三层的一个窗子喊。窗子开了，金狗头探出来，福运叫道：

“金狗，金狗……”哇地痛哭，泣不成声。

这一夜，金狗正在赶写一篇文章，到了夜里两点才丢开笔纸睡下。倏忽间，他发觉有人到他房间来，定睛看时，是小水、福运和大空，小水一身孝白，福运和大空则皂衣。他觉得他们都年轻又漂亮，相见都来拉着他的手，要他一同去州河里放排。他高兴地去了，一直步行到寨城南门外渡口上，河面上果然停泊着福运的木排。四人上去，排就悠悠地动，小水用大而热烈的眼睛看他，他也看她，但很快避开了目光，心里乱糟糟地不知说什么，干什么，望着排下的水说：“州河好深啊！”小水说：“你别坐得那么靠边，这水浮躁得很！”一句未了，河面起了大风，水波兴动，排颠簸不已。他说：“大空，让我撑！”大空笑道：“你不相信我吗？你是州河上一条龙，我也是一条蛟哩！我自信我的水性！”他说：“你别逞能，你在洪水期将三张排连着撑过吗？”大空说：“你瞧吧！”没想排突然倾斜起来，一下子将大空和福运掀下河去，河水灰浊，立即没了其顶。他大叫了一声，扑了起来，竟发现自己坐

七老汉在浮躁的环境中，以老者的眼光看到了更深的一层。

大空又遭到了田中正的公报私仇。

小水一语道破。点睛之笔。注意梦境在这里的巧妙运用。

在床上，被子全被蹬下床去，自己是一头一身汗，方明白刚才是一场噩梦。看房子动静时，四壁墙上有什么晃动，忽大忽小，变幻无常，金狗毛骨顿时悚然，极度恐怖，定睛再看时，原是远远的街灯亮着，将室外的清桐树枝映影在墙上。金狗到底是胆大的，他重新睡下，却怎么也睡不着，回想起刚才的梦，觉得几分蹊跷：与小水分手之后，他几乎常常晚上睡觉前企望能做梦见到她，但却一直未梦到，这些日子里，毫无这种欲望了，倒这般清清楚楚地梦见了小水。奇怪的更是小水怎么穿了孝衣，福运和大空穿了皂衣，“男要俏，一身皂，女要俏，一身孝”，是自己久而久之祝福他们幸福的原因吗？但对于木排倾覆，福运和大空落水没顶则感到几分不安，金狗在家时，听和尚说过人落灰浊水中为凶，这是不是什么兆征呢？金狗立即就否定了：民间不是常说，梦是反过儿的，做梦谁死了，谁才是活得旺的！这么思想一番，渐渐心里平静，迷迷糊糊又复睡去。

福运在屋外的呐喊，第一声他就听见了，还以为又在梦中，待到二声三声呐喊之后，他听出这确实确实是福运的声音，声音是那么痛苦和惊慌，金狗心就惊了！等将福运叫回房里来，他第一句就问：“出什么事了？！”

福运则刷刷地两行泪流，只字也诉不清白。金狗浑身都凉了，摇着福运道：“小水怎么啦？你说呀，说话呀！”福运还是一句话说不出来，金狗知道他是急惊发懵了，当即打了福运一个耳光，福运哇的一声号啕大哭，道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金狗反倒冷静了，他取出了香烟，给福运一支，一支自己抽起来，直抽到烟火烧着了指头，狠狠地揉掉了，说：“好啊，田中正，你竟这么无法无天了！公安机关是国家的专政工具，又不是田家的看家狗，仙游川已不是你胡作非为的地方了！”就推开桌上未完成的通讯文章，拿纸取笔要以福运、小水当事人的名义给公安局书写起申诉书来。福运大字不识，一直趴在桌边静守，金狗问一句，答一句，泪水汪汪的，将一滴泪跌落在稿纸上。

金狗说：“福运哥，你不要太难受，这事大空是做得有些过火，但话退回来，也应该，甭说剁断一个脚指头，就是打折他的脊梁骨也不解恨。你们错就错在当时没将他扭起来，让仙游川的人知道了，那他就不敢这么以权抓人！”

福运说：“想他是个书记，面子上给他顾顾，只说让他吃个哑巴亏……”

金狗说：“顾了他的脸，他就要你的命哩！小水怎么样，还好吗？”

福运说：“还好，她在家给你织床单，下次我来，就能给你捎上的。”

金狗眼里潮起来，笔在纸上挪动不开，戳了一个窟窿，一连三个字又成了墨疙瘩。待书写完毕，天已白亮，打发福运到公安局去。

金狗说：“你先去公安局，直接寻局长，问明他们为什么抓大空，大空的罪状到底是什么，然后将详细情况说清，把这申诉书交给他。我等着你的消息。”

金狗义愤填膺。为小水他们抱打不平。

大学
CHINA

福运走了，望着那臃肿的身影消失在巷尽头，金狗突然热泪泉涌而下。如果现在小水的丈夫不是福运，是他金狗，他金狗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来保护妻子呢？田中正，你好一个狗东西！欺负了良家妇女，又要以权迫害人，就是福运、大空不能奈何你，可我金狗已不是当年你手下的金狗了！金狗是记者，两岔乡管不着，白石寨县也管不着的！金狗在房子里等待福运，一颗心悬悬地不能放下，等得实在忍耐不住，就直接到公安局大门口去，坐在斜对街的一家小酒馆里。

编者推荐：

有人说从小说意义上来讲，1985年是“贾平凹年”，这一年贾平凹发表了十部中篇，《山城》《远山野情》《天狗》《冰炭》《蒿子梅》《初人四记》《商州世事》《人极》《黑氏》和《西北口》。就在这样一个丰收年，贾平凹已经开始了《浮躁》的写作，年底，他将十六万字的原稿作废，重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起，为此他付出了艰辛。著名评论家《海上文坛》主编程德培第一时间发表了评论，认为《浮躁》是贾平凹创作中最有锋芒、最痛快淋漓的一部作品。

在此前的“商州系列”小说中，贾平凹已经构建起了自己的“商州世界”，《浮躁》继续了他的商州故事，他在序言里说“这仍然是一本关于商州的书，但是我要特别声明：在这里所写到的商州，它已经不是地图上所标志的那一块行政区域划分的商州了，它是我虚构的商州，是我作为一个载体的商州，是我心中的商州。而我之所以还要沿用这两个字，那是我太爱我的故乡的缘故罢了。”小说以金狗在仙游川村、白石寨和州城的起起伏伏，描写了陕南商州农村在改革之初呈现出的各种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的浮躁状态，《浮躁》的深刻之处也就在于它对社会和时代情绪从整体上所作出的把握和准确的概括。

《浮躁》是一部以对现实的同步思考为特征的，试图从客观上全方位地把握时代律动的重要作品，它既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改革要求和改革给中国当代社会所带来的活力，又尖锐地触及了在开放搞活、发展城乡商品生产中出现的多种问题和多种新的矛盾。《浮躁》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从整体上所做的对时代情绪，对时代的文化心理的准确概括。在新时期文学中，视野如此开阔，时空如此宽广，气度如此恢弘，而且十分自觉地把笔墨放在展现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心理形态上，实在是过去所未曾有过的。《浮躁》对当代中国人人性建构的展现，社会心理的挖掘，社会情绪的把握，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作者自白：

《浮躁》是力图表现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力图在高层次的文化审视下来概括中国当代社会的时代情绪，力图写出历史阵痛的悲哀与信念。他说他在描写那一条河的时候，希望人们意识到那块土地所蕴藏的意义，企图把这种意义导向对于历史，对于传统，对于现实的民族生活，对于种种人生方式及社会人性内容的更深刻的醒悟和理解。

……作品愈来愈加重了现实生活的成分，这使我也感到吃惊，想起来，这全是我的环境所致，地位所致，也是我的生命所致。但是，对于严峻的丰富的又特别新奇的生活，我几度眩晕、迷惑，产生几多消沉，又几多自信，长篇里先是做《商州》，再是做《浮躁》，现在就是《妊娠》了。读者已经从这些题目上看出我不会起名的无能了，我确实不知怎么概括这个时代的现象、心理、情绪。过去流行一种“时代”精神说，往往是强调要什么的，总之是一种认为的硬加的，我的看法一直与之不一，认为这是“势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体察的，过后则明了矣……

——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5